

百花作家文丛
萧红涛 主编



味道老家

蒲黎明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味道老家 / 蒲黎明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7

(百花作家文丛 / 萧红涛主编)

ISBN 978-7-80240-222-5

I.味… II.蒲… III.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1449 号

书 名: 味道老家

著 者: 蒲黎明

责任编辑: 裴丽慧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3

字 数: 183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8.00 元 (全十一册)

目 录

第一辑 爱情故事

- 你的爱情我永远不懂 (003)
- 风流童年梦 (011)
- 爱情短信游戏 (020)
- 背二哥的婚事 (025)
- 离婚游戏 (028)
- 初恋感觉 (031)

第二辑 母爱抒怀

- 母亲与狗 (035)
- 母亲与儿子 (040)
- 油渣 (042)
- 母亲的病 (044)
- 母亲与鸡 (047)
- 母亲与妹妹 (049)



第三辑 人与自然

夏游五峰林场	(053)
玉溪散记	(057)
感悟华莹山	(060)
感谢大海	(067)
孩子与鸟	(069)
乡村垂钓	(072)

第四辑 生活感悟

味道老家	(077)
回家过年	(082)
爬车	(085)
送老归山	(087)
老屋闹鬼	(090)
不失眠才怪	(092)
生命与劳动	(094)
你不应该	(096)
秋雨	(097)
无聊的日子	(098)
感悟朋友	(099)
整理朋友	(100)
可怜的老太婆	(102)
瞎子张贵	(105)
邻里纠纷	(109)

第五辑 人生百态

歪打正着	(115)
有密难保	(120)
你要负完全责任	(124)
状告自己	(128)
秘书故事	(135)
酒后失言	(149)
电话	(152)
假老练轶事	(156)
儒子难教	(158)
戏说杜十娘	(161)
王安石与苏东坡	(164)
人与狗	(166)

第一輯

爱情故事

你的爱情我永远不懂

我时常想起我曾经的恋人。虽然我们现在天各一方，但是，我仍然经常想起她们。

小 花

我第一个恋人叫小花，认识她时我才九岁，正读小学三年级。那时，家乡有订娃娃亲的习俗，再加之我的家庭条件很好，房子多，离街近，田地肥沃，柴方水便，算是农村的上等人家。因次，当我才九岁时，远近上门提亲的人就很多。我母亲在众多对象中选中了一个。她叫小花，比我大五岁，在镇上读初二。

我至今对她都有深刻的印象。她长得很结实，见到我父母亲就大胆的喊爹娘，还主动与我说话。当时，我就像她一个腼腆的小弟弟，对她非常敬慕，也非常畏惧，因为她在亲友和邻人中左右逢源，大家都夸她能干，都指责我是“羞羞”。因此，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她。

但是，因为两家大人都很满意，我无法也不能申辩自己的观点，只好像一个木偶，被大人摆来摆去。

第一次让我最尴尬的事是在镇上吃会亲酒，这是双方正式见面的一种仪式。地点选在一个餐馆里，双方的直系亲戚都来了，总共有二十多人，大家脸上都挂着幸福的微笑，不住地用奇怪的



目光打量着我和小花。我觉得很紧张，连大气也不敢出，真想他们或者自己忽然消失。

好不容易等到仪式开始。先是两家大人发言，他们彼此都说了很多客气话，然后大人们就叫我和小花表态。因我是男方，必须先说，但我惶惶然不知所措，害怕得头几乎垂到了腿上，脑海里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说什么。母亲在他人的催促声中尴尬得几乎要扇我的耳光。实在没有办法时，小花主动说了话。她口齿清楚地说道：“如果我考起了大学，我也会与他成亲。”大人们都夸她说得好。接下来，母亲又催促我表态，我在万般无奈之下急促而小声地说：“如果我考不上大学，我也会与她成亲。”我话音刚落，大人们都哄的笑了起来，母亲急忙将我的话作了更正。然后，亲戚们就围着两张桌子吃饭。他们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我没有心思吃饭，偷偷地溜了出来，坐在门槛上看赶集的人来来往往。

回到家里，母亲阴沉着脸把我叫到跟前，狠狠地在我头上敲了几下，恨铁不成钢地训道：“都这么大了，连句话都说不来，真丢人。”

转眼间春节到了，按习俗，女方要到男方来认亲。大年初一上午，小花家来了七八个人，有她的父母亲，她的堂伯姑舅。小花穿得花枝招展。我母亲将邻人介绍给她，她就大胆而亲昵与别人打招呼，邻人都夸小花真乖，母亲笑得合不拢嘴。而我就像见到猫和老鼠躲得远远的，连吃饭时也不肯回家。晚上煮晚饭时，母亲把我安在灶后拉火。不一会儿，小花来到了灶屋，她与母亲说了几句话后，就主动到灶后来拉火。我紧张极了，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小花动作麻利地把火架得旺旺的，火光映着她红扑扑的脸，火苗在她大而黑的眼睛里跳跃。当她弓身拾柴时，我的目光透过她低低的领口看见了雪白的乳房，像两个白胖胖的小馒头，诱人得令人目眩。我最先像做了亏心事一样脸红心燥，很想逃

开，但后来觉得看她的小馒头很解气，有一种报复了仇人似的快感，就不住地偷看。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我与小伙伴在屋前的一棵大树上做比谁撒尿撒得最远的游戏，非常开心。当我正在撒时，听到了母亲叫我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小花们出来了，母亲想找我向她们道别。我吓得两腿一软，从树上摔了下来。大家围了过来，小花的目光和表情奇怪而羞怯。我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裤子垮到了膝间，小鸡鸡没有遮拦。我一把拉上裤子，忍着疼痛爬起来逃开了。

好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我看了小花的小馒头，小花看了我的小鸡鸡，应该说谁也不吃亏。但是，我总有自己输了的感觉。无数次，我在意识中将她的小馒头狠狠地捏、狠狠地揉，直弄得她嗷嗷直叫也不停手。

我和小花自此再也没有见过面，因为小花第二年就辍学到省外的一位亲戚家当了保姆。第二年快过年时，母亲逼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告诉她家乡每隔两三天就要下雪，很冷很冷，母亲看后很不满意，叫我重写，我重写了几次，仍然是那些话，母亲无可奈何，让我加了一句请她春节到我家来耍的话。我按母亲说的地址寄了出去。春节过后上学了，我才收到她的回信，她密密麻麻写了两大篇，信中反复说天冷了一定要多穿一些衣服，要自己爱惜身体，并说等有空了就给我织件毛衣寄来，还说她一定抽空回来看我。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收到她寄给我的毛衣，也没有见她回来看我。我想，她或许是忘记了，或许是……反正，我和她的故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小 青

小青是我读初一的同桌，长得非常漂亮，圆圆的脸蛋白里透红，一双大眼睛就像黑葡萄一样水灵诱人，柔而细的头发干净而



芳香四溢，声音甜而清脆。因她从小在镇上长大，性格十分外向，与她相比，我倒像个腼腆的小姑娘。

我的班主任王老师四十多岁，是个非常严厉、古板、不苟言笑的人。他把我们当作学习的机器，不允许我们课外做游戏、说笑话、或三五成群在一起说悄悄话，他特别反对女生放声大笑。他铁的纪律弄得我们很压抑，他成了我们世界中的绝对权威，我们都很怕他，很恨他。

小青的成绩不好，经常上课爱做小动作。王老师几次发觉都没有抓到把柄，非常气恼，就让我举证，但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她在干什么，腼腆的我红着脸一言不发。王老师很生气，说：“你们相互包庇，是不是在谈恋爱。”全班同学哄地笑了起来。事后，他把我和小青分别叫到他的宿舍进行审问。我们始终不承认。他在无可奈何之下，就将我俩看得死死的。他阴险的目光似笑非笑，像幽灵一样经常出现在我们视野的角落。

我感到非常的孤独，学习成绩开始下降。有一次母亲拿着成绩单到学校问王老师。王老师只一句话就把母亲打发走了，他说：“光耍朋友，成绩怎么能好？”为此，母亲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我一肚子的苦水无处诉说，小青与我也一样。我俩是一对苦命的受害者，不由自主地成为了好朋友。

有一天下晚自习后，小青悄悄对我说：“到树林里说句话。”我听后心狂蹦乱跳，脸火辣辣的。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迫使我接受了她的邀请。我悄悄来到镇上那片密密的树林里。我与小青坐在一块长形的石头上。我十分害怕，不敢与她主动说话，目光透过密密的树林，停留在被树枝分割的、波光粼粼的河面，四周很静，没有虫鸣也没有蛙声。小青隔三差五问我一句，大都是关于学习的，有些我回答了，有些我没有回答。大约半个小时后，一道刺眼的电筒光罩住我们，慌乱中，我听到王老师阴险的怪笑。

以后两周，我和小青的主要任务就是写检讨。我们写了一篇

又一篇，王老师总是说不深刻。他板着面孔，手指在斑驳的办公桌上敲得砰砰直响，嚷道：“要触及事物本质，再不老实交代，就开除你们。”

那段日子，周围的人都向我投以奇怪的目光，都远远地躲着我，我觉得生活暗淡无光，真想死去。终于有一天，我忍无可忍地悄悄骂了王老师几句，不知是谁向他告了密，他一气之下就将我开除了。

我母亲气得又狠狠地打了我一顿，然后破费托一位熟人将我转到另外一所学校读书。自此，我与小青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听人说她第二年被她父亲走后门送去读了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离家乡很远的一座小县城当了护士。

去年，我到那座县城出差，与她在街上邂逅。我们彼此认出对方时都很惊讶。她魅力十足，非常漂亮。我们都一时找不到话说，只微笑着有点尴尬地打量着对方。后来，还是她打破了沉默，说：“到我家坐坐吧。”我很友善地回拒道：“谢谢，我马上要赶车走。”她朝我灿然一笑，说：“我没有在医院上班了，自己办了一家公司，就在那前面办公，以后有机会来坐坐。”我正欲离去，她又说道：“搞企业很累，还是你们当官的好。”我突然想对她说些什么，但她已飘然而去。

我看着她美丽的背影渐渐远去，心中生出许多感慨。我和小青之间虽然什么也没有，但是，学生时代的那场“爱情”是多么的令人难忘。十多年了，我不知道她没有当护士，更不知道她已经当了老板，而她却知道我在干什么。

雪 儿

我读高中时，有一次真正的爱情经历。雪儿，是我刻骨铭心的爱。



那时我正读高二，成绩非常好，在学校很出名。有一天，天下着小雨，放学后，我顶着一本书，埋着头向宿舍跑去。突然，撞着了一个人，抬头一看，是位女生，撑着一把花雨伞，很面熟，猛然想起像电影明星巩利。我以为她要生气，急忙揶揄道：“对不起，我目光短浅，碰着你啦。”她莞尔一笑，捡起掉在地上被打湿了一半的书交给我，说：“雨大了，我送你回宿舍。”

当我知道她就叫雪儿时吃了一惊。因为在这之前，我一直知道有一个叫雪儿的人是学校有名的校花，只是我不认识。这次邂逅，不但使我目睹了她的芳容，而且知道了她的善良，她深深地撞进了我的心灵，使我不能自己。

她开始走进我的梦中，开始时常萦绕在我的眼前。终于有一天，我大胆的给她写了一首长长的情诗。我痴痴地等着回音，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到第五天，仍没有什么音信，我非常失望，在心里一次又一次骂自己是个大傻瓜，是个不务正业、没有出息、品格低劣的小混蛋。同时，我还很恶毒地骂了雪儿。

正当我准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时，收到了雪儿送来的一本书——《高考指南》。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本书，听说只有省城才能买到，一直未能如愿。扉页上写着一行娟秀的字——努力学习，祝你梦想成真。啊，我的雪儿，你可知道没有认识你之前我的梦想是考上名牌大学，认识你之后我的梦想是娶你为妻。

自此，我与雪儿的爱情就正式开始了。我们经常偷偷在一起玩耍，学校外边的树林里，树林下面的小河边，小河对面的公园中，夕阳下、月光中，留下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恋爱的身影。雪儿，我出身低微，我要娶你只有努力读书考上大学才行，无数次，我暗暗告诫自己。我知道雪儿的出身很好，她父亲是县城一个单位的领导。

转眼间，高中毕业了。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雪儿以两分之差名落孙山。那天，我怀揣录取通知书找到

她，她很高兴地向我说了很多祝贺的话。我动员她去复读，明年又考。她沉默了许久，幽幽地说：“我爸爸马上就要当副县长，他们已经给我安排了工作，我马上就要上班了。”她邀请我到她家坐坐，我害怕见到她当官的父亲，犹豫着。她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说爸爸开会去了。

她家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两楼一底，院内绿树成荫，各种花草争奇斗艳。一楼的客厅很大很大，大屏幕彩电，高级红木沙发，隔段上的饰品高雅而精致。这一切令我非常震惊，在惊叹中我想起我四壁斑驳的老家和我忠厚辛苦的父母。雪儿给我倒了茶，端来了水果和糖果，然后打开电视机。我们坐着，边看电视边说话。说到动情处，我捉住她的小手激动地说，雪儿，你等我，毕业后我一定回来娶你。雪儿一把抱住我，我吻了她，这是我们第一次亲密接触。突然，门开了，一位四十多岁气宇轩昂的男人进来了，肯定是她爸爸，我吓得一身冷汗，急忙向外跑去。身后，传来雪儿快乐的笑声和她爸爸忍俊不禁的感慨：“他一定是个农村娃娃。”这句话好多年来一直印在我心里，怎么也抹不去。

读大一时，我和雪儿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我在信中反复诉说如何如何思念她，她在信中总流露出对大学生活的憧憬，最后两封信中还暗藏着淡淡的忧伤和哀愁。那年放暑假后，我回老家途经县城时逗留了一夜。我打电话约她晚上八点在滨河公园那棵大树下见。她按时来了，穿着高档的流行衣，像高贵的都市丽人，非常非常动人。我们在河边散步，彼此诉说着相思。我一次又一次对她说，你等着我毕业后就来娶你。可她一次又一次回避我的话。夜深了，她送我回去，我把她引到事先预定的旅馆，她看了一眼房间，说条件太差，拉着我就走。她把我带到县城最好的那家宾馆，签单为我订了一个房间。她把我送到房间，打开电视，倒好开水，然后坐在床沿上静静地看着我，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受了感染，坐在她身边。透过电视的声音，我似乎听



到她急促的呼吸，周身燥热，一把将她抱住，按倒在床上，她像羊羔一样温顺。

事后，她嚶嚶地哭了，我说：“雪儿，你别害怕，毕业后我就回来娶你。”她泪眼婆娑地微微一笑，说：“你别恨我，别忘了我。”然后走了。

那个暑假，我天天想着她，恨不得马上毕业回到她身边。暑假结束了，我上学时又准备在县城停留一天。我到那天住的宾馆订下同一间房间，然后给她打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幽幽地告诉我，请原谅她，她在父亲的胁迫下已于一周前结婚了，她说她配不上我，请我不要恨她。

自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听说，她的丈夫最先是县政府的一个小秘书，后来很快当上了办公室主任；再后来借着她父亲的关系下海经商，很快就发了；再后来她丈夫的公司搬到了省城，与她长期分居；再后来，她父亲退休了，他们离婚了，她只身一人到沿海打工去了。

雪儿，我刻骨铭心的雪儿，我终生难忘的雪儿，你现在在哪里？

2003年8月

风流童年梦

(一)

牛哥问：弟，想不想女人？

我望着屋顶失了色的亮瓦，摇了摇头。

牛哥说：弟，等我有了女人，一定让你睡睡。

牛哥说这话时，将我紧紧地抱住，好像我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女人。我很羞怯的从他怀中挣扎出来。此时，冬日夜晚的寒风从壁缝、门缝中灌进来，我冷得直打哆嗦，牛哥趁势又将我紧紧抱住，下身一个东西顶得我的大腿火辣辣的，有点痛。

牛哥问：弟，你知道啥子是女人吗？

我懒懒地说：不晓得。

其时，我才八岁，牛哥已十八岁，他问如此深奥而无聊的问题，我怎么知道。我真后悔今晚到他家睡觉。

牛哥说：女人是冬天的火炉、是夏天的蒲扇、是解渴的凉水，女人会煮饭、会洗衣、会生孩子、会疼男人，特别是那奶子又大又圆又白，安逸得没法说……弟，等我有了女人时一定让你睡睡。

我打了一个呵欠，在心里咕嘈道：你只有一间破房子，穷得叮铛响，又爱打牌又爱喝酒又不务正业还没有爹娘，哪个女人愿



意跟着你？即使找个女人，也会像个丑八怪，送给我睡我也不会睡。

(二)

第二年，牛哥到陕西打工回来时，身后跟着一个女人。牛哥见人就说：这是我媳妇，叫梅花。

我像村里所有人一样，都睁大了好奇的眼睛，一点儿也不相信眼前的事情是真的。那个叫梅花的女人长得就像花一样好看，嫩嫩的皮肤，大大的眼睛，红红的嘴巴，高高的胸脯，细细的腰，圆圆的屁股，还有一肩长长的头发，真的好看极了。

二牛真有种，搞了这么好看一个媳妇。特别是村里几个家庭条件比他好得多的小伙子更是咬牙切齿的恨，他们常拦着梅花嘻嘻地说：

梅花，给我当媳妇吧。

梅花，二牛穷得叮当响，你图个啥？给我好吧。

梅花，你不与我睡睡，我就把二牛杀了。

……

每每此时，梅花就会又窘又怕，满脸通红。我娘见到后，就会怒目圆睁，挥着家什把他们赶得老远，然后就拉着她的手说：梅花别怕，他们眼馋欺生，只要有我在，就没有人敢欺负你。她常夸梅花长得好看，夸牛哥虽然穷但是个好人，叫梅花要安心在这里住，别这山看见那山高。

梅花每每此时都会幽幽地说：他骗了我无所谓，只要他发奋，我就认命，好好给他兴一家人。

梅花与我娘处得最好，她经常到我家来耍，一边帮娘做家务，一边陪娘拉家常。娘经常留她在我家吃饭，牛哥为此也沾了不少光。